

韓國時代上疏文全

4788.1
4662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同副承旨崔益鉉上疏

癸酉十月日

伏以臣於年前召命有萬二可辭之義無一分進身之階而猶且冒叨非敢以見職自居也誠以賊風賤分不逞寧處與其驢列陳疏有若假飾益寧強顏去肅披情實露真面之為愈也是以冒沒庶防匪勉就列冀於休暇中暴情愚衷未幾日無事遣罷則臣之無狀不似已有聖鑑之孔昭不待自列而後有所恩諒也自是以性惟有退伏畎畝分甘溝壑為貪祿仕猶不敢擬而況承宣顯職也居出納惟允之地膺進善閉邪之責決非苟且姑息所可承當則如臣樗櫟不合冒玷而千萬夢外駟台除命復襲殊恩臣聞命驚惶心腸墜裂益不知死所也且見挽近以來政變舊章人取軟熟大臣六卿無建白之議臺陳侍從避好事之謗朝廷之上俗淪恣行而止義消諂佞肆志而直士藏賦歛不息士民魚肉異倫數喪士氣沮敗事公者謂之乖激事私者謂之得計無恥者沛然而得明有守者恭然而瀕死以致天災見於上地變作於下而陽寒暑俱失其常于斯時也雖老成宿德為世推望者當之猶應掣肘矛盾未易為力況乎臣忝本愚劣學淺巴鼻兼以孤根弱植乃一謫之靡所止屆今若憑恃寵榮因存負乘之戒不念過福之災隨行逐隊

呼唱道踴揚：自足而無所顧忌則亦安知無人言峻發無將不敬之誅接跡而起也此臣所以彷徨躑躅雖欲趨走而不敢者也且臣又有私恩焉臣之老父年迫七旬衰病侵尋氣息奄奄冬節以來日倍添劇食飲專廢坐起須人藥餌扶將在子惟臣時日之內萬無可強之望不得已敢亟披瀝肝膽仰瀆宸嚴伏願陛下恕逋慢之罪特垂孝理之政亟命速改以重公兕以安私分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云云○答曰省疏具悉爾之此疏案出於裏曲且為戎予之辭極為嘉尚敢述列聖朝盛事元唐叅判除授而如此正直之臣若有政貳者則不免於小人矣○同日時任大臣聯名劄子大緊敢陳惶急之忱乞被嚴勅事入啓○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意昨日崔益鉉之疏實出於裏曲則非但卿等之自任予亦休念躬行之事卿等之今此自引豈不過當哉卿等諒之○同月二十七日領教寧洪劄子大緊義在自劾乞被當律事○答曰昨日崔益鉉之疏辭中改定旧章之句語案非卿之自當改定變與不變皆在予躬卿之此是自引豈不過當哉卿等諒之仍傳曰遣史官傳諭○兩司樞名劄子畧曰前承旨崔益鉉疏諸条中改定旧章義倫數喪國圖說去莫甚其歸趣何在且於朝廷之上大小臣僚混入於一筆句端是宣告君文字嚴敬之体斷乎○答曰卿等之此疏案犯臺閣之体深可慨

然施以羅戕之典○同日王堂劄子聯陳自劾之章答曰啓沃之責豈曰如是并為罷戕○同日承旨聯
名上疏敢陳慚慙之狀答曰疏下幾日寥々無回令始為引宣不乖當哉亦庸慨歟并施羅戕之典○同日刑曹
參議安暹泳上疏略曰即見疏本下者則外托言事而內實沽直不顧事面而肆然投匭橫豎說去無犯激軌
之倫隱映做出莫非誣逼之辭舉大小而打畫一網藏頭隱尾而隱映骨面其心所在已極陰譎而至若曩倫斃
喪四字尤有所究說不得者也曩倫惟斃是見於何書而言之何時歟今所謂斃喪者果何事而其所指的
者果何處歟伏願崔益鉉亟令王府設鞠嚴同期於得情焉云云答曰甫之此疏辭予不覺知矣○同日戶
判金世均禮判趙性教工判李寅應兵判徐相鼎刑判徐堂輔總疏敢陳陳慙之狀答曰卿等此疏返善之道
施以越捧三等之典○同日前正言許元弼上疏畧曰得見朝報前承旨崔益鉉疏本則外若挾忠內實挾私何
也大抵人臣進諫之義當以稟有稟見之事告焉今敢以一毫虛荒之言嘗淺於莫重之前哉其疏所謂曩倫
斃喪云者何也倫莫重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間有何變耶敦宗親族之化盛而人修其孝悌忠信斥邪闢
異之力大而民免於夷賊禽獸則斃倫者非矣其疏所謂改更田章者何也改莫大於禮樂教化之

中有何變耶大典會通修而先王之成憲無愆五禮新編成而前朝之儀文盡備則變曰者云非矣
其疏又曰生民魚肉此亦非矣甲子以後鄉里絕武斷之習道路無餓莩之患民安其業家給人足何以謂之
魚肉其疏又曰俗論恣行諂佞肆志俗論何論而渠若知之則何不問校諂佞何人而渠若知之則何不指之
其疏又曰事私者得計私者誰也事私者誰也當今清朝無一權貴之臣則渠必有所惡之私又必有所惡
之事私者此是全疏中最甚暗欺之說也且正誼直士云者渠獨隱然自處而大臣以下滿朝百官一併驅之
於軟熟避謗之類決非吉人之心也至若無事遣罷云者又何其無巖也自有入臣以來免官者未有自言
無事遣罷而歸咎於上者此何分義乎渠所云不赦之誅果是自道也於此諸條苟犯一二猶為欺君慢
上之罪況滿紙張皇無非搆虛捏誣者乎伏乞亟施遠竄之典 答曰看之既詳予不覺知矣○同日傳曰即見
刑曹叅議安撫永前正言許元校疏無犯戕害正直之言豈有必許臣分乎念及此痛惋極矣令王府拿來
施以遠竄之典許元校亦施竄配之典○同日成均館啓曰居齋儒生今日夕食堂不為設行招致諸儒生問其
撓曳之由則諸生亦書進所懷畧曰日前伏見前承旨崔某疏則辭晏倫斃喪四字自不覺心寒而膽

悖也。猶歟。我列聖朝培養之化扶植之教。式至今休。而亦惟我聖上睿智天縱聖學日就。備正學而斥邪說。推孝友而敦宗族。至使八域含氣生之類咸知所以秉彜明倫之為大矣。乃何疏僻一出。竟使立教成化之世。委之於禽獸夷賊之域。吁。亦痛矣。臣等忝在首善明倫之地。不可自淪於數喪之類。故仰讀崇聽云矣。答曰。崔之疏。何嘗有語逼於師門者乎。今此摺。坐極不穩當。即為晚喻。勸入。○同月二十九日。掌令洪時衡上疏畧曰。日昨伏讀承旨崔益鉉疏。批有曰。極為嘉尚。又曰。敢述盛事為教。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及見其疏辭。則果是節節正直。鳳鳴朝陽。以臣昏愚。固知大聖人包容正直之言。誠由乎寬仁廣大之德。以開路欽頌萬。攢祝萬。矣。條華千萬夢想之外。掌憲餘旨。又謬加於臣身。俯仰驚惶。同知攸措。夫建置臺閣。將以為耳目之任。言事之責。而臣於是職。曾既不勝其責任。以至取譏於避好事之謫臣。雖蒙後自知有罪。不宜仍冒匪據也。明矣。伏乞聖慈。亟逋臣所帶職名。以重公器。以安高分。馬臣於焉免之章。不宜贅他。而目下切急之務。為殿下陳之。伏乞睿垂察焉。蓋今日急務。即明春秋正名。分禁聚歛。罷彼錢警。災異伸賞。罰杜借啣者。是也。夫春秋大一統之義。天下後世凡有血氣之類。莫不知之耳。惟我太祖康獻大王臨御。明太祖高帝同時創業。

宣君臣之義字小之恩忠貞之節殆三百^年不替矣以值壬辰同極之變幸賴神皇再造之恩其所以感恩圖報
靡不用極而復值甲申之變天下無主當時所以怨毒憤痛不欲共戴者舉天下孰如我東邦哉逮夫丙丁之後
雖我列聖常以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存諸聖衷神機秘筭運之於冥之中先正文正公臣宋時烈封事有曰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蓄積含冤金幣之中薪膽愈切猶以文純公臣權^高夏文正公臣金壽恒文忠公臣閔鼎重
同心協力立萬東廟以寓孤忠取託於韓退之詩一間茅屋祭昭王及張南軒立虞帝祠而祭之義也而今焉已墟
一部春秋無地可講此豈可已而得已乎此臣所以中夜繞壁不省所以然也苟或春秋不明三綱淪九法斃子焉而
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亂臣賊子無所知悞也伏願 殿下克明春秋褒獎忠義設廟復院培^植
風教此其一也至於名分之說則近來戶布一出等級紊亂播紳章甫隸隸下賤同敝一轍殆無
分於上下可勝歎哉臣聞之華人称惟我邦曰小中華本朝禮樂刑政損益乎殷師設教侔擬中
華式今克休而今之設布特不過復其黃口白骨而無貴賤均排之意也然名分一壞禮樂將亂則國
何以為國哉且有不然之端設有不幸何處下手古人云兵可千日不用而不可一日不備抑 殿下此

時已安已治乎洋醜逸退倭衅微著騷說盛行非但安不忘危慮在兇事不可以不念也伏願殿下
罷戶布以正名分定軍額以備不虞此其二也至於聚斂之說則未有甚於今日者惟我殿下臨御以來
意在富強重建正綱修軍械經用不足藉力於民告厥成功百度政規州郡公解無不一新凡聚斂之
庶幾革罷惟日望之果於日前特罷各門及閤宮收稅舉國羣情莫不感頌皆曰願納結欽此次第必
罷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傳曰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今我殿下居父母之位何為其不
從民之所耶將大抵賦稅者有困大政也故定其田等而貢稅矣今也不然成川陳荒混同時作橫賦濫斂千
百其端即古聖所戒上慢而殘下者也是以窮苦之聲怨懟之色徹彼蒼天抑哉殿下不知不恤斯民
耶推此視之渴民膏澤都出於不節用不節用必由於侈靡興作侈靡之風一向不止民窮財竭無以善其後
矣此非愚臣之苟為飾詐前鑑昭然桀紂秦皇無非侈靡無非富強必以此亂亡然則富強傳靡為國乎
何有伏願殿下禁聚斂而停土木殷財用而固邦本此其三也至於罷彼錢之說則所謂彼錢行用之害甚於
當官之弊何為其然錢幣者周流循環無窒礙苟且之端然後可以行貨而所謂彼錢嶺南不用西北

邑不用疑惑滯甚今皆謂此錢非久必罷我錢則臣藏之彼錢則賤用之以此之故日用物価不啻倍蓰
屢豐氣像日漸蕭索殿下雖居九重之邃豈不同如此噉皇之狀乎臣竊以為彼錢名色盡入於鑄爐則
公私無損伏願殿下罷彼錢而用我錢平物価而鎮人心此其四也至於警災異之說則上以天心未豫暴而旱
在孔慘冬雷晝陰常^{極其}乖戾下而物情已乖牛疫年大熾人代其耕帑患自北至東者相續滅亡故之肉
大皮自古仁愛之天降灾示警於有道之邦故商中宗周宣王因灾修德以致中興伏願殿下幸諦斯義
恐惧修省求言弭灾轉禍為福此其五也至於伸賞罰之說則向者各凌寢摘奸之後因無賞罰之明命
何也以其所睹言之則臣於數十年之間差祭陵園殆無遠近矣前之禁美者今焉稀疎是果盡用於官
役而坐乎臣竊聞之奉命之召跟隨夥多厨傳之靡費不少下隸之討索無節凌屬緣此添債真可支
保反不如初無是事之為愈武侯之言曰陟罰戒否不宜異同正合今日取法之至論伏願殿下審下乎
臣可以賞則賞可以罰則罰以為後來之鑑戒此其六也至於杜借卿之說則廢官借卿莫今時若鄉賤濫叨
以至從靈縱有銓官遽削之舉揆以政格反不似漢武之功爵之權設也夫官當者御世之器也而今也不擇

其才能不問其地閭一政之內或至二三年之間或至數百是豈重公罷之意乎伏願殿下嚴防借啣以重公罷此其七也伏惟我殿下以天縱之聖承五百年宗社之基業膺億兆民生靈之顧戴是豈非至大至重可畏可艱之位乎而今國事日非至于塗炭凡賈載之間血氣之倫莫不延頸舉踵規望凡必欲當至治之澤于斯時也若不奔發志慮大德創大更張則必至土崩瓦解未如之何矣且朝廷之上安讓泳許元祐之輩接踵而起壅蔽聖聰我害善類若非聖明何能下其媚嫉放流之哉從此可以進賢臣而退小人固其庶幾乎且臣聞之主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之心之道惟在講學之道無他焉親近賢士朝夕啓沃以明堯舜靖一之心法施諸政教即賢君哲辟之一副行程今殿下進講召對作撤無常僅存其名尚無其稟何以知義理之當否治亂之是非乎且彥招俊又尚矣無論并與歲首一論於儒賢之禮而廢之久矣士林之齟歎倘復如何哉夫士林國之元氣也故列聖所以培養元氣以扶紀綱而及今維持者也方今春秋鼎盛雖有萬族之繁招賢開講成就聖學繼以採探名宦文字之士挑選除官以補允德則自茲有以中興之況垂邦錄矣長矣今臣所陳無非冒犯忌諱然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朱子歎當時以為承氣症需取斯訓而

不能自己者愛君憂國之誠出於犬馬之性仰讀 崇嚴恭侯威罰云 答曰甬之疏辭節句無不陳善
甚庸嘉尚當体念而甬則可置啓沃之任副修撫除授至於萬東廟事既有宋朝益教傳撤則今為
舉論事体所在宜可如是更勿以此煩瀆○同月十九日泮儒捲堂草記 答曰既已費辭曉喻矣士習豈容若
是更為嚴飾曉喻勸入○同日泮儒捲堂草記 傳曰一向抗拒此何道理都是甬之不吾舉行之故也施以羅
戕之典如此挾雜之類不可置於首善之地泮堂即為進去以方外生進招入食堂○同日傳曰挾雜捲堂戕害
心直方之痛駭發論及首頭一併移送秋曹嚴刑一次遠惡地定配○同日義禁府草記安撫泳綾州牧遠竄許
元棧中和府竄配事 傳曰允○同日傳曰掌令洪時衡所陳清奈中以禁聚斂事為言矣憂民之心如此痼瘼
不可不念願納典法斂并即革罷事廟堂行會於八道四都○十月初二日刑曹判書趙秉昌上疏大槩敢陳執
藝之義乞賜處分事入啓 答曰省疏具悉傳曰今見刑判趙秉昌疏挾雜之類收之於可則予之處分不可而然耶
甚是後然施以遠削之典刑判前望單予之李埈落點○同日成均館啓曰居齋儒生今日夕食堂不為設行
傳曰君命如是遠之宜有如許士習乎即速曉喻勸入○同日捲堂草記 傳曰屢飭之下捲堂之山是抗拒豈

可以此痛發萬、傳曰捲重法意係是師門事也大悖義理然後為之而又此紛紜者甚訝惑且屢飭之下而抗拒
揆以士習乃後用發論生進與班首為先并移送秋曹歲刑一次極邊遠寬其不入儒生并停刑○傳曰飭已施矣
且明日即冬至令節也六卿之越俸承旨臺諫生重之罷職并特為分據○同日刑曹章記發論及首頭儒生李
建杓李教植姜永惠各歲刑一次後李建杓開寧縣教植高山縣永惠灵光郡遠惡地支配事 傳曰知道○同
月初三日成均館草記臣奉承聖旨曉諭後謹依日前下教招致他儒生仍設食主臣則退去之意敢啓傳曰知
道○同月初三日戶曹參判崔益鉉上疏伏以臣駟治之下猥陳情私冀蒙 睿燭而縣道封章自爾淹滯未越
登徹且復治疏之際措辭下字專沒審慎撞觸忌諱罪著通慢忤犯貴近嶺海鈇鉞束裝俟命乃者聖量天涵
納污藏疾既無絲毫之遺寵以越例之典臣仰而愧天府以忤人誠不意幸遭當罰濫叨匪分至此之甚也夫爵祿
國家之名器也苟或施非其人適足以上累君命下拂民望末流之弊及於無窮況人臣去就其所以閑風俗之盛衰
廉隅之大防尤有加於此者乎是以臣於君命當進而不進為不恭不當進而不進二為不恭以臣之今日事勢言
之臣宗蠹一鄉閭耳雖在抱關擊柝之任猶不堪勝況於地部之官當此財窮民困之時決非如臣身所頂吏冒

據此臣之不敢進者一也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受之大節也臣非日前既辭承章之命令於起擢乃返晏然
冒膺有若當來則真所謂辭萬而受十萬將不免為孟子之罪人矣此臣之不敢進者二也臣於年前妄討時議
宜汰誅讎而刊削未久即陞通政聖恩雖曰同極而權鍾祿之疏亦蒙優批臣之無將不敬固其當堪而緣臣無狀鈞
名沾譽之厚誣及臣於師前叅判臣李恒老則是不寬抑之甚者乎自己之罪名未洗父師之厚誣未白則
臣之身斷無舉顏出脚之日也乃於年前駟口貪意恩寵辜意妄行打乖廩防貽羞搢紳內省自疚悔不可
及此臣之不敢進者三也太平朝廷綠臣一疏紫黃層激至於大臣聯劄三司交章以及前啣散職之臣聲討方張朝
著騷撓而罪惡彌彰此臣之不敢進者四也伏乞聖明念臣自列之不明罔臣情私之難安亟為還收成命以重公器以
安私分方幸甚且念臣身既不進而言亦不進則非人臣盡忠之義亦非所以對揚我殿下容諫盛德前疏中既有
引而不發者存焉且見今日議者以政變旧章多變倫數喪八字為論臣之櫛柄臣清得以伸言之嗚呼唯我東
方自殷師以來已變夷俗之久而逮至本朝則列聖繼作羣賢迭興其所以範圍一世垂裕後昆莫非明天理
而正人心崇正學而闡異端以當一治之數者可以逮不悖俟不惑而沒世不能忘也後王陵民一或反是則亦崇

淪於商戒人類陷於禽獸不可一日而不講且明焉也審矣見今國事無處不弊名之不正言之不順非更僕可耳而第舉其尤著且大者皇廟之撤君臣之倫數矣書院之罷師生之義絕矣鬼神出沒父子之親素矣因伸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錢之用華夷之別亂矣惟此數三條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倫因已蕩然而無復存矣加以土木願納之類相為表裏而殃民禍國之資鉅者幾年于此矣此非變先王之舊章斲天下之異倫而何哉臣以為淪今日之急務則萬東廟不可不復矣中外書院不可不舉矣鬼神出沒不可不禁矣因賊伸雪不可不定律矣胡錢之用不可不革罷至如土木願納之類不容一刻之因仍也所謂皇廟不可不復者臣竊惟我朝之梓皇明既三百年臣事而壬辰再造又有万世不忘之恩故有万世必報之義昔我孝宗大王痛天地之翻覆憤冠履之倒置孤矢鐵杖寤寐豪英時則文正公臣宋時烈魚水契合謨猷密勿以為修攘之端不韋為氣數所限孝廟上賓功緒未就則舉國臣民冤痛之情無地可暴故有此一間茅屋之鄉食此天理民彝之所不容已而永有辭於天下万世者也逮其壇鄉食之儀自上脩舉則此廟之役宜若不足有無而反有猥屑重置之撫然竊攷列聖朝所教不但以爲猥屑乃反致意司重既劃給官田以供崇盛又親製扁額以示表章而有綠情素起俟百無起之敬又有曰

環東土一草一木莫非皇恩之所被則雖家戶而戶祝未為不可此其聖意宣但出於有其舉之無其廢之
之義而已哉誠以難明者天理也易墜者人心也為民上者苟不至誠積養以廣耳目則無以培植民彝永保
無射但以虞帝廟泰伯祠之類推之民情之所以謳吟怨慕罔百歲而不改者其必在於山谷私鄉食之地故
聖意尤眷之於此矣後聖之所宜遵守而不可改也嗚呼我列聖之正義垂統之意如彼其深遠而倡率
扶樹之勤如彼其光顯故域內含生漸染忠義之教至於淪肌浹髓矣以故年前撤饗之氣羣下非不知
聖意之出於專心致敬而猶且愴恨悲泣中外輿情不謀而同至於三儒臣封章陳意諸路章甫相繼伏閣
此可見氣變同然而列聖培養之方又不可誣也且況天下之事未有賢人進言多士同聲氣固無異辭而非公
論者也殿下親撫大政將欲率其所懷而泰其所否則公論所在尤不可拂伏乞聖明淵思深慮幡然改圖亟許
復饗之請上遵祖宗之志下副國人之輿情焉如或有難之者曰莫重之禮既已停撤又忽復置有欠誠敬云
爾則有不然者昔朱子論改正太廟之禮曰宗廟之禮至嚴且重故有一差誤不容不改此則今日皇廟之復饗食
在聖德尤見光鮮而不足為累彼汲俗之流宣其何驚震斷也伏願殿下留神澄省所謂書院之不可不亂

者臣竊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所以人無不學、無不精倫明於上而民親於下也今我朝之歲時是古之國學也鄉校是古之州序書院是古之黨庠也以五百家一庠之義推之則萬室之邑僅設一二之院已甚疎略矣且設院之本意則博學明道宗為之主而鄉先生頌德報功乃其餘事也不謀廣置惟憚置享與其已舉者而加廢之存十一於千百則深違學校之古制大失創建之本情而教弛俗頹不可使聞於隣國者也謹按明史罷天下書院者二見而帝室隨以覆亡則此又豈吉祥可致之事耶伏乞 殿下亟圖反汗就院章已撤者尚論其世氏在無德無功近於淫祠者皆聽其廢黜而至於道德節義足可為一鄉師表者即令本鄉俎豆之足可為一國及天下師表者雖州祠亭在、崇報未為不可而矜佩之萃、信誦之洋溢以無愧於古昔盛時則不亦幸甚乎或者無以今日書院之無宗效而有流弊為當撤之論而是又有大不然者子貢之欲去僇羊也夫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夫羊存而禮猶有可得之望則院罷而學豈無永廢之歟乎而況其人存而其政舉則宗效自不患於不致流弊自不患於不祛乎伏願 殿下留神澄省所謂鬼神出沒之不可不禁者臣竊惟父子大倫也舍其所生而後於人、事之變也古者惟宗子無後乃有此例後世則無宗

宗支疎戚而繼絕存亡其例甚廣已非周公之意也然此繫敦宗之義非其子而為人後則猶有可議者存故
程子亦不為非而定為天下古今之通義矣至其蔓延之廣而有神主立後之俗則是古禮所無據程朱所不
言求之神理參之人道至為承順 殿下親尚賢繼絕存亡之舉豈出於天地生物之心參贊化育之意為處
之有道如正朝朝故判書臣柳夢寅之承祀孫之例則義起之事不患不為萬世法程而只為有司之臣無
稽不問騁其私智承襲醜差而亂行之於是忘親貪利見絕於親相之射者察時符合挈其父祖曾高
以及九世十世祖而甘為之後其間代數或空則附會湊合各派之鬼為充其數而為其祖此於天理近乎否乎
於人情安乎否乎 殿下繼絕之本意如是其仁且渥也而奉行之臣不能善承遂使金枝玉葉之裔見利忘
義者無所不至以機干載之汗青不沾痛哉伏願 殿下留神澄省所謂國賊不可不追律者臣竊唯君臣父子
天下之大倫而無所逃於覆載之間者也天命天討萬世之公義而非一番人私意所可移易者也 殿下登極之
初俗類肆志而邪說橫行不問邪正不察忠逆凡繫罪名一并伸雪而謂之道逆和氣夫和之為言平也正也以言
乎天則雨晴寒暑各適其時然后方可謂之和以言乎人則喜怒哀樂莫不中節然后方可謂之和而雨晴

失常喜怒失常或恒於雨或偏於喜則乖戾甚矣其何以爲平正乎是故當雪而雪固是道近和氣也當雪而不雪固是減傷和氣見今伸雪之中其不當雪之尤者是惟國賊而國賊之尤者如昏朝之孝純已已之宏遠來善是也是乃君臣父子之大倫也先却天命天討之公義則乖謬逆理莫此爲甚惡能得道近和氣而歸福於聖躬哉夫未聖明之獨斷只是俗流之邪說害之也伏惟深加思辨載以法義宥所當宥如和風甘雨罪所當罪如壯雷肅霜以正國綱以立人紀治和以育万物配命以祐多福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伏願殿下留神澄省所謂胡錢之不可不革羅者臣竊惟嚴薛夷之辨守忍痛含冤之意是孝宗及先正傳授心法與孔朱同功者也現先正禁貿易中物貨之事則今且胡錢之用亦所以忘會稽臣妾之恥昧陰陽向背之分而發^政害事固已甚矣且臣於前日既清羅當百而胡錢之爲害尤甚於當百當百之害百物不通胡錢之害百物盡竭當百之害如痞滯胡錢之害如泄下痞滯之症用清瀉之劑消下則如故泄下之症元氣日斲盡則死矣是不亦可惧哉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常平之復不可一日而小緩也伏願殿下留神澄省凡此數者之變亂成法寔在殿下冲年未傳政之日則未必皆殿下自致之失也特因

任事之臣雖蔽聰明操縱威福綱目俱弛而皆有今日之痼疾也伏願陛下從自今日奔殺乾綱早寤肝
食克念克勤毋為俗論邪說所引毋為權貴近幸所撓日御經筵頻接儒賢緝熙聖學精義性德使
氣概退聽而本心澄澈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至於政令注措之間當為即為有雷勵凡猛之勢當去即去
有斬釘截鐵之勇而洩發大歸敬勵朝廷立道不惑薰陶德性責於賢師進退百官變理陰陽責於大臣
補闕拾遺繩愆糾謬責於兩司論思補養啓沃聖心責於儒臣鍊兵繕武折衝禦侮責於帥臣出納錢穀
需用軍國責於有司選去孝廉拔士流責於道臣若其不在此位而惟屬於親之列者只當尊其位重
其祿同其好惡勿使干預國政如中庸九經之訓魯論出位謀政之戒不愆不忘日新又新叙彝倫於既歟安
國勢於將危則生民遭太平之樂宗社享萬年之祀 殿下為堯舜之君而大小遠邇莫不幸甚至如微臣雖觸時
諱犯衆怒滅死萬之區之先榮溢於門族云云 答曰萬東廟事既有慈聖處分今不敢舉論矣○同日傳曰
即見戶曹參判崔益鉉疏則辭格中多有語過者宜有少許道理乎萬 駭然施以寬配之與○同日傳曰
即見戶曹參判崔益鉉疏則孝純玄適來善逆蒿之發論公議之當然矣此三罪人罪惡罔係宗祀不可容貸并

為先施以追奪之典○同月初七日前持平音視鉉疏畧曰崔益疏上之日師宰侍從之奏罰生進儒臣之
抱章莫不以異倫數喪為不法之言而有懷抱小人肝肚者稟核發端法名盜祿反覆其言孰有如副
修撰洪時衡者乎伏見洪時衡初度疏本則專以數倫等說發明崔益鉉及見王堂聯劄則反轉崔益鉉此
所謂稟核盜祿前後反覆者也曾聞洪時衡守康津縣時遭其父喪幾日隱置而待其官俸之盡為磨勘
始乃發喪臣亦以為人子之心始也不信終至鵲張於道路狼藉於京鄉萬口并唱十自難掩而難處於物眾
地大之間舍生於兩潤靈澤之中以倫言之渠已無生以法論之渠已有死凡臣之事君如子之事親故古人曰以
孝為忠又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焉有不孝其親而忠其君者耶清洪時衡並命施以不忠不孝之罰云
副修撰洪時衡疏曰臣見音視鉉彈臣疏辭則歸之反覆莫曉其意至於遭父喪不發喪之說則臣之到康津
即已未十月十三日臣之遭父喪在庚申六月十七日其時道臣林肯洙按例啓聞者也臣小家勢隨貧專誠為
養而適當差負之任臣世宗大王誕辰箋文六月十三日入至政院則其時承旨令參判趙寅熙也其後未
幾日得聞父病急報不遑拜陛即刻發行中路聞音發喪而抵邑乃七月初四日而這間初終輓具其

時兼官。光祿郡守臣李獻璿已盡力備故。仍即返。祗則前後日。字昭然。莫掩於內閣所藏朝報矣。臣以
父死不得面訣。為畢生難願之至。恨而今此待官俸之盡。為庶勛始乃發喪云。青其時陷人於不測之地云。
左道禮張皓根疏曰。前吏曹判書臣申應朝。注心於私疑陳疏中。以臣見。卿為之中使政吏之相議。徇澤
者然。臣雖無似。進不由他道。淵衷之所鑑諒。而今且人言胡至於斯也。亟逆臣賊以勵。庶防以安。私分焉
第伏念上年春。松京幸行時。殿下自齊陵回。鑾於留宮也。適值日暮。加以風雨。當此之時。允在陪扈
之列。孰敢奔走先後。而惟彼司命。禁疎之將。俱以典兵宿衛之臣。中路解散。群臣雖次。或占便於淨處
或息偃在床。不思保護之方。各為謀身之計。皆是當場。膚鑑所燭。臣不必枚舉。而如彼無義之輩。列於
卿宰守土之位。而欲望其有為。吁亦難矣。至若藩翰之任。符信為何等關係。而正堂替龜視同兒戲。換佩
各歸任外者。漫不知。仅難內者。晏然僻處。潛付駟馬私相推易。曠日始納。人莫敢矯其非。蔑法欺君。無所
顧忌。又以近日事言之。凡係民隱之一二輩。罷皆為國政莫急之務。當奉行不暇。惟恐一刻差遲也。一民之不同而
成命。或日尋常掩蓋。至於詢問更及於登對之日。則始以漫辭推諉。有若現望。臣不知其心以為此不足為美政。

懿章而然歟抑又姑俟他日而復行耶后有謀猷而臣反掩蔽有君而無臣之實慨然亟施諸人忘義負之律云
副司直具慶履上疏伏以臣於月前適忝臺職聯陳引義之章竟蒙 嚴旨曾未幾日 恩叙遽降非罪伊
榮滿心惶隕莫首措躬之所也第伏念臣遐土一疎迹之踪耳濫到仕籍出入臺閣二十餘年于茲多報之忱寤
寐耿結况伏睹我 殿下廓揮乾斷警惕奔勵來諫者容受之為弊者革祛之從茲以往言路廣而嘉謨著獻
納之義民隱燭而至治熙雍之休臣雖訟愆宿伏之中願敢不罄竭愚衷以效一得之慮哉此臣所以不顧出位
之愆冒瀆 鈇鑕之聰惟 聖慈垂納焉夫國之本在民生之休戚在於方伯守令之得其人矣 殿下臨御以來方
伯守令之以善治加爪加年者道之皆然也之相望雖在之西京循良之茂有如此而久任之效尚矣無論難保之虞日
甚一日聚斂出令而裏許莫測奸猾藉勢而貨賂公行掾掾俱空民無瓶甕之儲項餼可哀路有襁戴之續
此可謂之善政而久任可乎 殿下慘拱九重禁局深遠暑雨所寒下民之愁苦怨咨從何以俯察也哉守令之
否繫於方伯之黜陟繫於在堂而夫何薰蕕無別賢邪難進於是乎貪鄙者謂之察時迎合者謂之得計
凡厥成謀辭字之役軍光之舊施放之料為各項渚余一布一粟莫不歛之於民而贏其利而仍作居中之斷斷徵其

名而後被格外之賞寵此豈考績之法責成之意哉以是而民安得不困國豈得不瘁以今評之此為治創之先務惟聖明察之且因之維持在於紀綱立典不立朝廷理亂風俗之污隆繫焉蓋紀綱者法之理也法若不立將何以藉手乎挽近以來紀綱之鮮弛莫此為甚內而百司外而各道列邑皆有主管之猾使濫胥以令施措皆出渠手為官司者從其指使只謹署尾而至若或拂其意違其言則非但有當面威嚇隨而毀譽亦不無禍福繫焉以是之故乃反上下調禦外內和唱昏不知恥惟利是視噫彼雖不辱自其身其奈不顧體統甘為屈首於下吏而作為祿固位之計哉興言及此不覺寒心又以象澤輩言之恣意驕橫怙勢凌轡朝著之言議莫不窺伺無階濫職玷襲名號惟事干囑廣開利竇甚至有士大夫之先墓無難占奪宰相之喝道不思回避以至輿臺之賤役以和之侈濫之凡踰於公卿衣服皆著文繡家舍亦據峻雕等級混矣名分紊矣以今計之此為痛禁之先務惟聖明察之且伏聞去月二十日進講入侍時以崔益鉉安撫泳事屢度下詢而溝官奏對之際檢校與翰權鍾錫挺身出班發口肆恃面以里巷雜說反覆抑揚情狀莫掩於君父之前事涉道理寧容若是其其全篇主意專是攻崔而未段句語乃反以不知有哉箇崔益鉉為所欺忤云者是何言也抑何意

也渠若有建白之忱平心惋辭雍容陳達何所不可而莫重莫嚴之地乃敢語不擇發小無顧忌者是可曰臣分乎
不禮無敬莫此為甚且以其時史官白圭變言之訛奏法意何等慎重而權賜錫所奏者任自剛制妄意擬撰
渠雖遐王沒覺之類豈不知史筆之莫嚴乎傳聞狼藉物情駭惑此若仍置其可謂國有法網乎臣清權賜錫白圭變
逆施當勘之律以折罪萌以警其僚焉云々○獻納李奎享疏曰伏以臣素以草野之踪監竊科第之名外內分
外踐歷莫非造化生成之澤而消埃未報蒲柳早零屏伏窮鄉已過十年于茲矣凡於朝著之事願何敢與知
典聞而伏睹我殿下以天縱之姿膺五百之運開張聖聰恢廣言路巨小時弊次第矯革此誠我東方一治之運而
中外羣情皆願小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盛者也臣亦兩朝逮事之物粗具葵性歡忭攢祝之不暇而第區々愚忱以
一二條件未盡憂通事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茲敢冒昧萬死為殿下陳之芹曝之願雖未免傷人一笑螢燭之微
或有裨日月之光伏乞睿思焉一日布之不可不罷也簪纓之氏族混同平民徵納其布已非盡善盡美之制而實
出於視民如傷通均舒力之誠意也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今見等級無別班常混淆至有指點詬辱犯分踐法以
爾我相等之說紊亂風教者比有之此非聖世敦化之治也名分之於國家關係果何如哉是故夫子之論為先曰必也正

名分是豈不大可惧哉今日軍政之弊最是黃口白骨而見今生齒日繁閭閻荒蕪丁之填代何患不足而有此苟
艱之歎耶誠以里任邑掌操縱其推行賂者則放之有闕者不填轉至此境今若守土之臣親按圖案有闕各洞裏依
前填代則自可裕為何由叢布而乃可耶二曰田稅之不可不念也土地分等自有其制而近日結歛言之各道所納
或至為三四十兩者山果上同一切所責納而然耶災年減下即國家莫大之澤而自籌司下于巡營自巡營下于本邑
而畢竟雨露之恩澤未遍徭毫之沾既無及豈不痛恨哉昔有若對魯哀公二猶不足之問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信乎國家之是用不在於厚歛而藏財於民為治國之先務伏乞另飭于方伯字叔之臣國家
惟貞供外毋得一分為歛以作奸吏刀筆之資生民幸甚三曰糴政之不可不變也餉穀之設本為兵荒而今則不待
兵荒便成民生之憫懷矣頃因重臣陳疏依朱子社倉例設置別備還為吏屬之奸美愈滋穀簿之耗損益甚并與
旧還毫色而一併徵出於民此所謂欲祛其弊而反添其害也國家設法之意初何嘗若是而後已哉臣意則旧還與
別備同指一施行無使重害於民則國家幸甚四曰彼錢之不可不禁也蓋錢者母權子、權母欲古昔平均物貨之意
而前此當官亦出於此義也國家設法何莫非救民之政而當官則竟以私鑄不行至於彼錢之用則雖出一時權宜之道而

今為百弊層生市貨騰踊物価百倍無論京鄉若有彼錢一分之入手則惟恐其留貯不論価之高下必盡買物而後已念之所同然者如此而其於物価將何以平定乎伏乞即令革弊以鎮民心焉臣之所陳條件中既有盡達之人言而或有採納施行者或有未盡處分者乙鑑之下深加洞察焉則國家幸甚臣於言事之章不宜贅他而第愚尚之忱竊有方之憂歎者日前洪萬變之論崔益鉉也家僮外屬等說直驅以端賊鄧瑣臣誠莫知其所以也夫崔益鉉之所論諸条其是非得失非如臣淺見所可雌黃而假使其疏中若有妄發句語則只據其句而論斷可也何必追覈其口地之優劣貴賤耶國家用人之法聖上求言之意初無因於地閥二字而今於奏御文字以此等煩說無難登徹有若私室相對定交議婚者之角勝然竊不勝慨歎之至然則芻蕘之詢不必載於經旨商之族不得乳於其母遂今以往啓人主以人廢言之且未必不自此權輿重為殿下惜之且奇覲鉉之論洪時鴈也以守康津縣時遭其父喪茂日掩蓋直啟於不孝不忠孟孝母百行之源也若出此輩奪則是万世倫紀之罪人也不可遽以論人也明矣臣於其時適在洪時鴈所居隣邑當場事機略有同知矣本家當喪之後千里傳訃於康津許注返之程因其發喪之日則不甚差緩故當時鄉隣之間亦無他言而今於時移事往之後作為陷人之資鉄加之以人倫莫

大之罪被之千古雖洗之惡恐非同朝忠孝之凡而告君文字本不當若是率爾矣至若趙愿祖之疏則糴糶說去真所謂不知東西及其末端乃曰泮儒之刑配舉行判臺於心可安此何說也當時泮儒之廢分也雷霆之下莫不震懾而其時秋判臣李埈猝地承命駕屨不俟來詣朝房而更鼓夜深不能即肅翌日舉行而及其天怒委曲陳粹以停泮儒之刑推事君之節趨走雍容似不過如是而已今以於心可安等字彈諸章奏若使言者當之其將何以處事後可安於心乎臣於石項遺言之三臣雖有同朝之義素無一日之雅非有阿好而然也誠以告君之言不可不慎論人之句必據其實然後始可曰公議今此彈論果是公議而然耶 淵鑑之下奸狀莫逃雖已蒙削賊黨而以臣愚見如此容諛之輩薄罰而止則朝廷之上士今日進君子日退消長之機大有関於世慮伏乞更加三思洪奇趙三人施以屏商之典以示不與同國之義不勝幸甚臣以冗散之物妄自論人之責越俎之嫌同浴之譏在所難避而其於公私之義則其必有天日之所照而一世之公議矣云云 荅旨省疏具悉所陳諸条極為嘉尚而當留念矣至洪奇趙三人已有處分面不可以人類責矣○副司直姜運重上疏伏以臣草茅微踪螻蟻賤躬濫竊科第計資陞陸忝叨侍從殆十許年矣而才荒庸下絲毫茂效臣罪大矣揣才量能分甘田野念絕榮塗而第有老父明年七十

歲矣揆以國典例當推恩故為此登途入闈屬耳而雖在鄉曲深僻之中政令之闕失風俗之淪敗多聞目擊者
嘗蚤夜憧不能自已今造輦轍之下請為殿下略陳之伏願垂察焉其一曰明義理義理明則士趣正義理
晦則俗習悞夫邦國之鞏固維持非甲兵之利城郭之固也以其有義理也噫龍蛇之變尚忍言哉環東土數千
里民到于今免為左衽者伊誰之賜華陽洞之萬東廟即春秋大一統之義也而今焉邱墟一都春秋諸明無地况我
邦國之粗有知覺此有血氣者莫不齋齋含痛已有年矣前後諸臣之陳籲終斬允俞之音臣於是實不應無
憾於天地之大也伏乞聖慈淵然深思穆然遠覽仰稟東朝逆命有司設廟復院然後天理明人心正而永有辭於
天下後世矣孟子曰智者無不知當務為急國家此孔即今日急先之務也惟殿下垂察焉其二曰窮理正心蓋天下
之事莫不有理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也誠能即此推究則朝晝之間本心洞澈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日用
事為發皆中節而脩齊治平之道不難治焉其要在於典學子蓋從古人君自非上聖之姿必資學問之力以致德不
推認既往之績以鑑得失所以人君不可以不學子思子曰學之不篤不措也伏願殿下復集之暇頻接臣陪討論經史
講究義理則所以為治之道瞭然如視諸掌矣今殿下心存澤民而澤不下究志在致治而治不徧洽其故何也蓋天下

之理窮則變則通何患無其道而特於窮理正心上有欠下工着力耳宋王正心則天下之事無有不心惟殿下
垂察焉其三曰儉節用夫民惟邦本而財用者又生民之衣食之原也孔子曰節用而爱人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恒
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奢侈無不為已然則財用之在為國所困不細而節財之道在
乎節儉耳夫文章所以表貴賤冠冕所以別尊卑而今時則不然輿儻下賤皆服錦繡中外習俗競為侈靡
天之生物有限而人之用度無節財用安得不耗百姓安得不困伏願殿下大布衣大帛之冠先自聖躬則上
行下效捷於影響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惟殿下垂察焉嗚呼我東雖曰偏小數千里
疆土不為不大也億兆生靈不為不多也而殿下之一身生靈休戚係焉五百年宗社至重且大而殿下之身宗
社安危係焉可不念哉可不惧哉方今洋醜頻年侵犯遑境不可曰無事矣土木雖曰告訖賦歛尚此未息黎
庶不可曰小康矣殿下不於此時奮發志慮痛加警省克勤克儉毋怠毋荒則國計民情殆哉以矣就近日
事言之崔益鉉之疏辭前雖正直後有語逼而特施推輕之典有可以仰揣好生之盛德供時獻之言事特下
嘉尚之批可以仰從諫如流之至意也洪萬變奇覲鉉挾難之言淵鑑孔昭無尚不燭臣不勝歡頌万且聚歛

之革罷令下之日都下人民欣欣蹈舞咸有小頃吏之願鄉外輿情推可知也孟子曰齊宣王之愛一牛為足以保四海今及人之惠澤比齊之一牛果何如也夫國臣民方且延頸拭目若大旱之望雨而茅彼錢之為目下癰瘻多有諸臣陳懇臣無容架疊而物徇倍蓰民情莫可支保此而不亟賜變通則將何以為治乎夫斯民也即列聖朝培養全保之民而今日殿下之赤子也殿下不恤奈國家何竊伏惟殿下以天縱之姿聰明睿知迥出尋常迨此春秋鼎盛正宜日夕乾惕親賢遠佞厲精圖治則可以措國勢於泰山磐石而熙皞吁咈之治不必專美於二帝周公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有為者若若是惟殿下懋哉懋哉臣雖遐土無似之身至若區區憂愛之衷則出於彝性之所同不以疎賤而有間也茲敢不揆僭妄猥陳狂瞽之說冀補往牘之愆伏願殿下留神採納焉○同月二十日修撰權益洙疏曰伏以臣才本庸陋學又魯莽濫科第猥叨恩寵在臺閣既之言議之責在王署又無啓沃之輔食竊慮祿報失消埃廉防浸而面目覷矣是以屏伏鄉序分甘畎畝日與畊夫釣叟歌詠聖澤矣不意夢想之外以臣為弘文館修撰駟召遽降職當承命驚惶義即趨走而素以虛脆之質宿抱冷癖之疾今當寒節一倍添劇淹滯浹旬敢違龍命臣无不勝惶恐之罪乃疾登途觸冒顛仆退伏旅舍萬無赴公之望伏乞聖慈特垂哀矜亟遣臣所帶職

名俾蒙生成之澤亦治臣通慢之罪以肅朝綱焉臣於丐免之章不容贅他而即伏見近日朝紙開張聖聰察納
聖言允俞得當處分嚴正臣雖至愚亦知我殿下大有為之聖旨也從諫不畔慕乎湯昌言則拜法乎禹孰不曰天
地為大日月為明然而天地之大焉而猶有所憾日月之明而猶有所未及臣竊惑焉夫我東之於皇明受字小之恩被
再造之澤凡我邦方趾圓顙含齒戴髮之倫莫不浹髓淪肌有万世不忘之忱此先賢前哲所以緣情義起而建萬
東廟即君臣之義父子之恩而春秋大一統之大徑大法也一自擄撤以來有志之士莫不茹痛齋鬱底初功悲風之感江
漢之思者殆有年所矣今當殿下勵精晷治之日感仰皇廟復設最為急務而況有諸臣之疏請至再至三殿下特以
原教而不允以殿下大聖人誠孝懇之仰稟期致聽納即令復設而其所尊奉之道依箕子殿檀君廟之例設置即
臣等直敬奉則禮制益嚴義諦愈明尤有光於日前給官田供菜盛之盛礼也此豈非明天理正人心之大因噫者乎臣
竊惟明理正心要在乎崇正學務節儉而正學之道用賢為大苟能旁招俊乂則可見彙征之連茹而君子進小人退
矣或者謂世無大用之人云爾則大有不然者古人曰不可借人於將來又曰天生一世入自了一世事責系於有司鱗次選
進則城市之間岩穴之下詐無其人事君治民苟不能講書則不閑古事識見諛陋無以通達古今而亦不能事君

而治民也伏願 殿下誠心求之各適其用則內而導輔之責外而字牧之任實在斯乎臣竊惟治民之要在於
務節儉而節儉之道禁奢為大見今侈靡成風貴賤無表市井之類輿僮之賤窮奢極侈過其度濫其分
者莫此時若名分蔑矣財力匱矣先正臣李珣之疏曰一卓之食可以作飢者數月之糧一襲之衣可以作
寒者十人衣今則不當倍蓰物極翔貴安得不然惟在 殿下尚儉節用身親先之則上行下效捷於影響
伏願留神採納焉臣且伏見今日 殿下處分則三凶建奪國是大定羣情快伸臣不勝欽仰乃而第其
天誅之下亦有漏網之物即已巳年之鳳徵是也其負盈負犯與玄女來善同惡相濟罪戾宗社一而二也三而一也
既誅其二則一焉敢遣乎殘根弱莖猶恐其滋蔓而鋤治之況其盤根錯節之一種本者乎此疏臣之未及奏陳者
也淵鑑之未及周察者也伏願 殿下並施一體建奪之律以正王章焉臣既以芻蕘瞽說略陳數条而竊伏聞
以除君側之惡如鷙鳥之逐鳥雀如猛獸之驅狐狸忠憤所激蒼荒陳章特垂睿納噫彼摧昂鑄之罪可
勝誅哉徑達莫嚴之地挺身雜說暴勵作色上教曰正直而渠以為諂佞上教曰諂佞而渠以謂正直殿下納諫
渠以謂偏私至以俚言悖謔威脅君父凶逆節醞釀平日者徒露無餘如此無君逼上之罪不可時日容貸於

覆載之間而向日處分薄勦削賊而止臣恐亂臣賊子將接跡而起矣伏願殿下亟施寬逖之典以正邦刑以伸公憤焉至若白奎燮之刪削造說難違詆逆之律屏諸四裔不與同清朝予幸甚臣於昂鎬同宗也然有微言誼當避嫌而至於此極大義先之不敢泯默伏乞聖明不以人廢言并曲垂採施焉云云

○答曰所陳諸条甚好當留念而萬東廟事既有東朝廟教則今又煩瀆是何道理其勿更陳鳳臺事當有下殺而權昂鎬白奎燮已有處分則更不必加律矣

○政院啓曰今此大內失火事驚為悚火之始起必有根因不可不到底盤覈差備近處下屬之可同者出付兵曹嚴處如何

傳曰當自內查宗嚴處矣

○領議政李弘啓今日回祿之災事出不意上下蒼黃因知攸措已無可言而以殿下洪福幸不至廣延趙即撲滅然聖心驚動慈御移次羣情益憂惶火之由必有其因此何可視以一時微責審局同之乎宦官宮女之可同者并出付有司嚴覈正罪斷不可已故敢此仰達矣

○答曰當自內查宗嚴處分矣

○傳曰今日回祿年之終言宜無因而然哉一則予之不德也二則予之不德也此宜但古昔以云天以臺榭宮室為戒而止者耶

○朝象澳泮而予未之整飭民生困瘁而予未之懷保紀綱頹弛而予未之奔勸自顧慚惡旋又兢惕每一

念至錦王靡安至於今日竟有此頃刻灰燼之事仁天告子其理不差此正君臣上下交修共省思所以
一今弭災之會在廷臣王咸休予意○副司果朴過賢上疏曰夫孝者百行之源萬化之本也孟子曰堯舜之道
孝悌而已又曰惟順於父母可以鮮憂自古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過是孝悌上做去而惟孝之道亦莫
如承歡而已惟我殿下光御以來孝友根天私恩無歷變齊之色溢於天表愉悅之氣動於玉音晨夕之候同春
秋之觀幸不小陳廢庶績咸熙和氣導納天不憂厄而有屢豐之兆地不愛寶而有壽酌之瑞庶幾致羣臣
於衽席奠羣基於盤泰矣奈之何崔益鉉再疏之後又象失和聽同平當有識者之長吁短歎耳臣曰說小無和
平底意戚々若靡即止屆此歲度寧兢慎之秋也夫以殿下孝理之性不啻乎親愛之理則苟能推是心施諸人則
二帝可三王可四美若於孝理之道怎有一毫未盡則雖曰事盡善無補於治而治雖有熙雍洵穆之象而不免
天下後世之庇議矣此不可不大加修省也大僚者人主之股肱而遽然有譴罷之典則恐不合於禮遇之義也士類
者國家之元氣而斷然有剝配之戕則似不愜於培養之道也古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日昨回祿之警言誠非
細故而災不虛生蓋思所以弭災之道乎近聞陳疏者多至數章三牘而泣稱時弊之末務曾無一言

及此者嚴於雷霆之威捨其根柢飾其邊幅亦豈非憂歎之甚乎書曰有言逆于志必求諸有道有
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夫諛諂之言易或遜志而決非求治之道矣忠諫之言雖或逆耳而實是佐治
之道矣今殿下虛懷納諫欲因過失則必明其遜逆之分而審擇乎有道非道之間而已殿下之於臣
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當諫而不諫則人理蔑矣君臣壞矣既敢以孝悌事首諫之又敢以未盡底
數条尾敷之夫文者三統之修而周之所尚也軍者五禮之一而舜所制也則其於治國之道豈因不細而挽
近以來文風日壞軍制日廢文無治安之具軍無臨危之策其故何也膏粱之子雖目不一丁取諸料宦如
拾地芥徑學之士雖膏藏萬甲諉之腐儒如桑榆履是固風之不振也也內無濫竽以技而虛費廩料外
多黃白之出而虛輸傳簽是亦軍制之無法也古昔先王之設院祠即崇德象賢之意而人心不古同
多不任之生弊年前置享之殿實出於軫弊之盛念而且已有定式者則降無容更喙而及其尊撤之條
恐不無虛實相蒙之端當存而入於撤者雖緣子孫之卑弱未及登聞而然矣甘於神人齋齋果何如哉
伏願殿下立愛由親推已及人休文王問寢之誠而措諸事為服曾子養志之心而施於家國忠信重祿而

休羣臣以禮崇明德業而養多士以寧嚴科条而設黜陟田尚明節而克審駁典則庶可以反汚為隆而災
作祥而西漢之屠籍自然熄滅南宋之瞽旨確然蘓法至使環東土舍生之倫皆知所以忠於君孝於親而誨
唼乎納谏之中矣伏乞天地父母俯垂採納焉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 傳曰即見朴遇賢疏則許多句語非臣子所
敢道而設心造意節之凶悖即當設鞫得情快正邦刑而如此蟻虱之類不可以人責之且承 慈教矣朴遇賢特
貸一縷遠惡鳥限已身充軍使之當日押送○前掌令林俊養上疏伏以臣近伏睹我 殿下親總萬機庶績
咸熙治法政模^自典謨中出來章百姓而闢四門躋斯世於仁壽之域克享克舜之福肖螭跋躡莫不鼓舞於
歡聲協氣之中臣雖無似敢不效無隱之告以報答從諫如流好同則裕之盛德大業也哉第今日下事有悖臣
分而闕師律不容不明正乃已者不願出位之濫僥此數陳惟 聖明垂察焉有國之設置符信於道師臣者推源
本意既慎且嚴師旅之徵調於是乎在焉機變之罔照於是乎在焉不可畧刻虛疎也明矣為道臣苟不致謹乎
此則將彼道臣為我臣家居西土詳聞搜符各散之事新舊道臣厥罪惟均嚮者左通禮臣張皓根因言事草
尾附不能指的糴糊說去有若尋常尚書之風向挽及者然已失進言剴切之風而其時不審密典兵而搜佩踰

自者即平安監司南廷順是已是可曰國有法乎借使伊際萬有一疎虞之慮出於倉卒則師旅從何
以當發械度送何以閑照乎到今退惟不覺瞻栗髮豎也苟或有一半不顧畏之心則迺其紀章之初
陳疏自暴斬伏常刑而今始於人言肆發之後廢却公務自謂處義防秋之機韞寶之逸一不董飭
恬如藉重是果有嚴畏之意而然哉恬縱之桀擲持身之首鼠賊不容育於太陽中天之下也伏乞亟
將前平安監司南廷順施以師律用肅國紀以為人臣不忠者之戒焉云云○前掌令金永董上疏
曰臣既人賤言輕無足挽於天地河海之量而竊有若駭歎不可噤默而止者敢此冒陳焉日者前掌
令林俊養疏論平安監司搜符之罪而終不明白正快有若舍糊偏額及其處分之下只以寬配而
止亦不及於搜故之道臣不勝訝惑之至當其交龜於境上也新伯即南廷順也旧伯即韓啓源也苟或
致慎於符信之重而一照檢審其予受則安有搜佩之多日久不覺察之理乎及其發露之後譬
不畏法私相綢繆揚若無事者然如是而尚可曰國有師律乎哉一則雖勸先施之典猶不能小減
公憤一則偃處邦圉嚴然自重蔑法無耻莫此為甚罪同罰異非熙朝之盛事也刑故無小乃上

世之宣典也。今若因循掩置。臣恐他時道帥臣倘值疎虞。則將何以復其不職之失乎。愚忠所激。不避畏越。仰瀆宗嚴。伏乞聖明。廓揮乾斷。竄配罪人南廷順。亟施加律之典。其時交龜之道。臣亦為明正。常憲俾如此罪。犯知有所惧。幸甚云云。○裁禁府草記。朴遇賢新智島限。已身充軍。當日押送禁府都事。鄭弘采島配罪人南廷順。押送事平壤。地出去古今島。配罪人韓啓源。金堤郡竄配事。傳曰。允○前掌令姜永奎上疏。大駭敢陳憂惋之忱。乞降處分事。答曰。朴遇賢事。非不知疏語之窮凶絕情。而有以斟量者存。且承慈教。故姑為特貸。一縷甫言如是。絕直可見。公議之沸。爵也有罪。必伏自有邦憲。亦宜無處分之日。○兩司聯劄。答曰。省劄具悉。崔益鉉事。已有處分。則又為更煩。是何道理。朴遇賢之罪惡。雖掩以請依施。○獻納洪時。與上疏。大駭敢陳必辭之議。冀當速斥之恩。尾附憂惋之忱。乞降處分事。答曰。甫艾勿辭。察我朴遇賢事。已有處分。於聯劄之批矣。○禁府草記。朴遇賢拿來南回囚啓。傳曰。推鞠為之。傳曰。委官右議改為之。罪人朴遇賢。更推後施威。嚴問事。傳曰。推鞠姑罷。十六日。鞠願草記。罪人文書浩繁。私行多端。趙守應尹用求洪健植。姜贊問。

事即聽加差下事 傳曰允十七日鞫廳罪人朴遇賢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九度停刑罪人朴遇

賢更推後刑問一次訊杖第十五度停刑 傳曰推鞫姑罷○十九日忠清道青山儒生幼學李炳珪等

上疏大梁敢陳公议齎鬱之忱冀蒙旧典修舉之恩事 荅曰省疏具悉即陳廟院事今不可遽以全

於毀壇葬埋自有入祠之道矣爾等退修學录○廿二日议政府啓因儒疏以忠穆犯毀埋葬者稟處

事才承聖教矣故忠臣節烈列聖朝褒揚昭如日星而然其遺墟設垣寓慕人情之以同然也么

麼常賤敢為毀破排斥士論威脅入葬者究厥所為極為庸駭前五事將孫澤銖出付秋曹嚴刑三

次遠惡地限已身定配監葬之據今付圻管一并掘去形止登聞地方官言之非但不能禁止乃反加囚

杖儒助成其惡抱川縣監朴容珉為先罷黜其罪狀仍王府拿回嚴勘事 傳曰允

前武兼金曹壽疏伏以臣遐土疎蹤名在武籍已多年所既乏才能又無學識自今為聖世之遺民然耕田

鑿井仰事俯育亦是我一殿下化域中一物何敢以韎韐自嫌而不思犬馬之效哉昨冬以來竊聽鄉曲

傳聞之說則近日殿下聖度包容從諫如流至於崔益鉉洪時衡之疏獎之以正直寵之以華秩願納清

錢永為革罷成川陳荒亦以災減四門沿江並撤收稅賦命使下八城民庶無不歡忻皆欲小須臾無死
思見德化之盛則人主一念之善享及豚魚推可知矣臣自同此報蹶然聳動即發京行採諸道路探于街
巷則皆以為兩臣陳請諸条殆盡施行而其中猶有二件事尚靳俞音者一則為東廟復設事也一則列
邑同布事也蓋弟東廟一事非但我東之大義理乃天下之大義理非但天下之大義理乃窮天地亘萬古
之大義理也是故上而列聖朝之後下而先正臣之賢同心共義創設而不疑者也而崔洪兩疏索鄉儒
宰已備陳款未無餘蘊矣未敢知我 殿下何憚而不賜允從乎年前撤享雖出於為民除弊然廟儒之
濁亂院屬之恣橫者則罰之可也寬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而不此之為反撤莫重莫嚴之享事不念
列聖朝追報之德先正臣秉執之義臣不勝長歎太息徒之以流涕也向日諸臣疏批雖以 廢教為
教然既是 廢教則 殿下何不仰稟至再至三期於得清以伸積年幽鬱之義也至若同布則雖以民
黃白之塗流亡之通而小民之愚蠢無識頑惡難化之類至有旧班新班前軍今軍之說非但名分之掃地無
餘各邑吏胥因事幻弄無所不至甚至於一戶所當不減於前日名庖軍納之數者抑何故也各邑軍納

原數自在而當初同布之後該邑守令皆為吏胥所欺蔽倍數分排於一邑大小民戶之致也此而不另加申
飭則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伏願 殿下特令各營將臣錄出列邑軍錢軍布之數形行會於道只原
數定為金石之規使各該邑頭民逐一均分則每戶所出之數必減三分之二矣至於崔益鉉事 殿下
既正直之矣又寵擢之矣至於再既雖有句語間不審妄發之過然宜示寬假以開言路而遽加摧折至
于園 殿下何其執德不固若此之甚也竊恐如女眞泳許元弼李建祐之輩必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
也漢之辛慶忌唐之張金吾乃是赴之武夫能救折檻之朱雲趙賀伏園之陽城甚盛事也以臣
蔑劣何敢比擬前人而愚衷激言不知裁若蒙採納注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云々
副提學趙康夏疏伏以臣以庸愚無似幸際聖明建極之會自失通籍以來屢蒙簡心之眷視草香
案載筆闕省外內厯敬以至主賢臣忠之席是宣臣主撮之微或有所可堪秋毫皆聖上賜也臣居寵
若驚有時休焉明發不寐迺署館錄成命之下忽伏奉恩詔以臣為弘文館副提學者臣誠兢
慄震越若無所容况茲低陞特点已超常格且下大夫而膺是選者其地望尤清峻焉以臣謏陋

萬歲曾叨典翰之職未嘗有尺寸之報效恒懷惶慙今當展居標長席是責任之綦重顧何如也資
蔭沃則出入經幄贊聲明則賞飾笙鏞龍床虬漏講輅冕之制必如唐之秘書鳳閣蓮燭演管麻之
草又若宋之學士然後始乃舉以昇之則名光從以不玷館閣為之增采故往古之鴻匠宿儒心莫不逡
而却步以臣之蒙節面牆可以塞厦檀之啓訪乎雖冰銑脂可以效詞掖之修潤乎此臣之必辭者一也且
是我之昇臣奉令將以軒輊名馬簡拔才學資三接之盛儀煥一代之文教則必也獮野橐園擇之無
誤珠淵玉海搜之不遺然後可以裨補君德平允物情而臣本素居寡交不狎班簿則崔盧之甲
乙籍混之優劣其何以鑑別而祇當乎此臣之必辭者二也凡此二者固是臣自量之熟而抑以朝之所
共係需廢幾日月之明心必俯燭之無遺矣臣若厭然自揜抗顏趨承則是自欺而欺天也臣若無
恥安忍為此臣所以疾聲呼籲力陳血懇者焉敢一毫矯飾妄效克讓之美哉臣昨儀臨典式莫
歲注已冒浚祗肅而五官失守歷日靡廷猥擅文字仰瀆 崇嚴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並許進
免回授可堪之人克完園事以幸公私不勝大願

史曹參判趙慶錫疏以肅錄職新廷育三元之會敷室匪私行頌四重之慶大小群情悉效
悉祝仍伏念臣不才淺學遭際昌辰恩造一性偏深陸分一性踰隘消埃未報淵冰恒切過者刻銘
之命又下於寢今不到臣誠愧悅震越歷屆日而不省攸措也臣聞朝廷念官惟才是簡匪材而授監貲
有識人臣從政惟分是揣匪分而據冒犯負乘貽誤夫選曹司會之繁小宰典領之高參席惟拂通
塞預同越局承拙緊漫並差治倖政奉未終不視此而輕輕焉至若典治邦國重天官之任九流甄
品唐推文部之推激揚綜理贊成至仁不敢張皇援引妄存一介自居之義而今臣所叨即天官之
亞文部之位其任其拙少無輕重之別則徒使望崇俱著為世推重者當之明知其遠巡却顧不可冒進
况臣才既最劣而齒又不長只是化育中蠢然一箇物耳凡於銓總檢注氏族門第果能任劃幹當
仰裨清明之治乎哉此古人所謂既不能受得自不能做得者而雕朽而充文子高勉齋并軒子高勉齋并一躍到武卿之列臣注至愚豈可凌懷
噫臣益似此以稱清貫華卿周流歷敬殆若拾芥儼然為軒一躍到武卿之列臣注至愚豈可凌懷
貪惡冥行不止上而累聖簡下而召身災而止哉是用居常兢惕必乘于木是任也又武卿之準途也更進

一步於此而使之責成其任則臣之盈滿顛沛不足為恤與朝官人之改先以官人官人是為則豈非殿下
日月之明或有以遺明而然耶用政有合古俾儼臨泰倚已熟承肩無路存敢忘暴棄恩仰廣崇歲
伏乞 聖慈俯垂鑑諒逖逖臣吏曹參判之職俾名選無私印屬也分獲安云云
吏曹參議朴瑱壽上疏伏以臣於昨日伏奉除旨以臣為吏曹參議者伏念臣姿質鈍才識空疎已
試蔑效久在聖鑑乃於宿研之職重叨記簪之恩倍切榮祝迫異尋常惟當竭蹶趨膺何敢復事辭
讓而第區區諒諒不宜因循蹈冒元靈鼎鼐之位第參銓衡之任前軍有濫每多其避繼非公格以在蓋
為私分難安今臣之老職在中書臣若後居選部則樞要清顯並萃一門盈盛之戒不可不念惟疑之地不可
不顧茲敢陳愚情實仰 聖明俯賜鑑諒將臣銓衡之命違免以安私分云云
聞城守韓敦源上疏伏以歲籥載新天休滋至惟我中宮 殿下彌月通臨消吉後歷聖孝宗先於供
歡羣情看切於顯祝仍伏念臣冒膺茲任居然十有五期而歲且再更燧矣威望不足以綽履雄府慮憲
不足以劇理劇務歷澤靡以下究消揆靡以上裨憲撫行節凌耗廩祿蚤夜思惟為愧為恐況於昨年

城後獲伏王靈動藉民力臣久墮薪憂微誠莫效於寸步憂辱蒙獎誥恩反繫於一階以罪惓惓居
寵羞驚百收未完賤疾後肆目下症形苦累無常胃土敗而滯泄下肝木升而眩暈作種之現狀不敢煩
陳大慮重任亟望振刷无是添病之一端也完禱床第瘠暖暖陳用敬劄懇衷情仰鑒崇嚴乞 至明
曲察由中之悲俯推体下之仁將臣帶圍城石乞之任劃賜錫改俾公私耦幸焉云。

知宗正卿李承輔上疏乞以歲籥建寅天休用申慈壽蓋卽於海籌邦慶咸祝於彌月欣欣蹈忭小大同情
仍伏念臣猥叨內閣提學之御閱歲于茲矣何嘗一毫彷彿而冒授匪授也哉始也丐免承蒙恩渥終
焉歲畏而不敢瀆撓一百二十迄今恒切愧懼之私而臣於通來氣湧衰邁精隨耗減凡於職事左
右酬應奔走起居結欲傳就其勢末由況又僚宰以私義之難安陳章崇違則臣何敢不有在偶是
然竊仍字茲敢略暴情實仰瀆聰聽伏乞 至慈俯垂鑑諒並進 臣以叨國職以在版圖云云
大護軍金秉德上疏伏以月正吉日產室設醴占雲索之兆基泰盤之安安宗社萬億年莫大之慶臣
民顙祝小大同情仍伏念臣疾病連年積欠墊席俸希痊理之效而常多寄於鄉里陵切趨走之願

而未能進身於班級結緣情實若時義分居恒悚威是廢以止屈崇塗進取非後夢想故到迴者因
學寵命遽加於以臣圖下俾召儼臨典式莫越越不乃不冒浸抵庸而退自循省蓋不勝惶惓愧愍之至
夫自設闕建官以來下自待制上溯提衡何莫非華顯清切遴選之嚴期責之厚而共表率乎羣僚董飭
乎一院是右位者既職有不可隨缺而苟充循次而濫授也明矣臣猥以無似擊軼於衆外之職重玷於班
亞階此典長席固有同焉而願臣名檢無素學殖未周裨補危乏於絲毫尤悔後積於食息遂乃
控案陳籲獲準遽免為十餘年即由今視之則年猶未長也學猶可勉也而尚不克稱塞第一必辭乃已
矧茲職名則較重而隆卑懸殊淑涼則在昔而辭受已事而早凋之負昏耗搏除自暴之亦空疎到極
加之委綴呻嘔不雅床第並典技進退奉起居而將不免虧闕孔藉使臣無此固難冒難強之端固
不當免誤而後誤尤何敢後恃寵靈不恤庶防惟貪惡趨走之為事自起不量之戒以招而截之談也臣雖
不足倫緣臣而貽累於至朝先使之改則臣之罪益無以自逃矣臣於僚貲又有當避之嫌同知之以共
知臣之玄乾急待兩言決矣且臣見常府院提舉膳供監進莫敬美謹而長在斯頓收有廢墜欲盡

動則顛蹶必公欲優愛以稽慢滋悚之不宜一任庶庶敢披瀝衷懇仰瀆崇禎伏乞聖明諒
才之已識茂效軫賤疾之無望強策茲許遽改俾得以還他奉分安意調治則寔天地父母之賜也云
吏曹奉書尹宗善上改伏以素回恭階百禱賜之自天用休之念載近及月居處之禮如承我東方大小羣
情莫不歡慶忝頌祝臣指病懷昏迷之中一忽休事垂銓添書之念恩誥誕宣臣誠感激驟然而起北望
稽首云差職任之恭重才具之不稱俱未暇備而第臣目下症形日就危惡雖不敢一煩陳委貼床
第彈末急躬折因躬臣共見涕之匪分異較臣極著耀凡人情之疾痛必呼為致力疾收精短章
矣伏望殿下俯賜矜念亟遣臣吏曹來省之任俾以安立調治千萬祈祝云云
領敦寧洪上疏以事律載新天休滯蹇慈齡卸悔翁之添邦慶遇磐石之宗此蓋我殿下生父子
克享純祐萬悔臣臣極手忭祝宜莫不乾日坐雲而惟臣鼻熱情踪惡結孤獲但四二南之頌而已仍
伏念臣即有死未期于雖身殆不敢悔念司改甘伏鈇鑕又不思便決明時後息邦姻張鴻只可心一世
之僕人迴者聖慈寬大以山教之完家有憐憫之庇度敦勉辭去數我闕事厚以慈父之提擲俾臣

不以功賞茂蒙而牖迷遠辜而遷善霜雪雨露無非教也臣性磨放赴蹈曷以鼎執其万一哉願臣立
朝三十年肇自奎閣華選監叨槐棘亢位外內磨教既三主撮之可稱焉迨此尚遑大何者已先始慮
攸及而善其憂愛淑慝敢謂每節不忘謹慎小心粗勉常要有心頃當咫尺旁席自速同教其亦無歲
無憚合宜何辟其措之要錯事作之壞換臣等憂矣朝綱隳廢臣等以瞻聆後惑言識議之既未免則
臣固無面可顯無說可對自念其難容於世臣情為此吁之於且懺矣至春社心於進身微係莫回去相心
如敬重編慶會後隨冠冕之列如是忘廢冒心全後至畏忌臣之不避清授荐是情懷者此也伏望至
慈深臣等恩亟降威罰至教嚴奉以為人臣不忠者戒焉云

統制使李 上政使以臣等日昨休事除名以臣等三道統制使臣等中舍悅循分恃恩者臣等自擢也臣
等無心厚養隱匿臣等步履跡跡量而臣等典我府底蘊畢露反律終犯曾無一事之可稱臣等已該
之蔑效也臣等本之敢且朽者工易棄之而已若以無益於內臣反故責功於外豈理也哉有兵而有將
有節制而有共守則初不以內分而育出久蛟重之力固不可以負山而不可以負相心及夫不據其任又不以

司陳權鍾祿上改依以志才不需用孝宗通方蒙被殊渥踐歷至南涯量已足盛德如天通
薇垣得身有渙留今之分張望必爾小伸叨傷之忱之甚國之任當祿稱耳目之任也言叙民采之以
範世為人然後乃力典叙以此顧王廟是滿考叙但曰叙之既也噫止正亦自當甚審修乞全的為
鑄改仔有心重友方面安私分焉在書而忽之章叙敘贊他而求亦流默敘為尾係叙叙不喜意為
月亦修撰李舜儀之跋而有以憤慨者矣此語持意分義殊勉而內家陰巽難叙以叙一字言之援
引續傳何意無病而必以有處者苗楊夫受征伐事而為言其以不叙莫大於是此亦曰人理臣等手
上謂李舜儀以亞施為律新不亦已也云

都承旨李至正朱熙直上改依以志才不需用孝宗通方蒙被殊渥踐歷至南涯量已足盛德如天通
車之隱有叙敘王有伊日生直係自勉之章王朱我立同而滿心驚悚而叙先事操飾之失何
敢謂至正直而曰然以為律免之律裁為敘敘短章依乞全的信史繼錄亞施同叙之律以而叙叙成
在承旨李至正朱熙直上改依以志才不需用孝宗通方蒙被殊渥踐歷至南涯量已足盛德如天通

曹一新改修多休年以得之教印為拒收之師亦使之既得教祇受而臣責有之常事及察修校動

明日之六詢正星當日宜直之人也臣立心細之他亦能先事審慎以收疎忽為之惶感是同亦假借假借之失

臣對之新故臨臨短章休乞全的係免體涉切以盡律仔為不致長之或否云云

大司馬尹顯改上疏休以正以况馬漢高科第厚被恩造位端三品奉旨修完之於恒切防休之候蔽

恒修多特降書令其之外情悅震遠美者假括其建其意國所以受身自之任言子之責而臣之言以

風乘何音近以少是或我或正以蠢駭自則則以着人老而重仍冒區據也重矣休乞至明正修正正

事我亦以重云卷以安福分焉正書乃起之章而直贊他而憂憤既微按住不為放疾夢呼影休於

免卷有正休之亦修極正事露似故本不語之未半不覺胆掉而暫豎人為陳勉之言休惠善看而乃

敢以戒侮五行以下七八句張萌休心發休以登改事矣或為美陳或肉怪其全句之凶情常之陰險和但今

日也面亦為之之意臣不敢為強載籍以來有子正後臣未了之凶說也朴正學之鞠和未果遂施島記

特心書大至人好生之懷臣亦事辭似年宜當編首屏端致仰至德之不暇而休亦情說接踵而紀事亦能

忌書抄錄將漢法不敬不施書此少不習仍操虔怪估立物通豈不大而五難矣王清李肅俱為先施以報之共以為人乞不忠在或為云

方外儒生幼奉金說流求上改信以皇天眷佑大宋惟我主上及不克御一紀執摠萬壽高荷孔聖屬精意以恢
 陳諍之路而舜聰傍通以顯欽之目而周德惟正菲衣先儉曰為無此運災責躬于陽肯先一政一令為今而宜
 仁心仁聞至應懷志內自系聲外落陬澁之羸瘵疾疢若更生嗜龍跼蹐莫不增幸萬億年無疆之休其
 立今日系第信念為法第修維新之目凡厥與共之陳廢在聖宜率由旧章次第修崇而最其是者莫重不
 可一日而少緩也即皇系之設享是已而後改正之事改動之也莫如以今日第一義為志士之茹用
 公议之弗封少安矣正未敢冒勇死清勝儒之性生以蜀神降帝為宋皇系之設取重者存其義以嘉秋毫
 周之義而孔子之說渾敦如丘祀以靜江初舜之祀而宋子之祀表裏也其子不獨為分座以來秉執大義終合
 立系宣帝疑以貴系類割及田以幸染筆而後存不有差先正文忠公宋時丞相望公義常先經理之
 文忠公權相^尚祇承^若御名卒克成乾之文忠公聞是重幸皇尊而刻之石合就文忠公之金壽恒作秉詞而寄

其忠憤決義天理之發之誠不妄已而所以忠不悖悞不欺也故唐王賢王如海諸明乎上始諸大儒亦授

荅

受乎下遂假一同第之份以行嘉祐之義是望以決足未嘗以而亦以步受古之鳴呼與乎感祖廟
島旋之日景周大哉已其書天下用彰聲造為區宇定受高皇帝之命以極大車康失就晚之姓三弟女
省愛及一賜就書天書報姓而倘我神宗皇帝視國內能命帥東援終此保全之力以固家之保乃未力也若
書而下之度小皇躬運之孝肝忠力往不速古之性教宗皇帝以孝被各特為防此親以母事東駐海口廣風赴
援多姓憂及而臣愛恤救之意以姓憂世不少百忌也善其者善世不忘之陳叔亦老乃善世必於我肆
惟系正宗大主座教義曰環車土一羊一木美我聖恩姓家戶戶視也望其系之我宜之聖教善是年嗟系
有上下承自皇恩中救流時事賴以正心心上之乃皇祖之享以做正其族天之礼下而乃皇祖之卷以宗
送其沒世之丑此而始蓋以子情為其情之已自有宜爾不其系之礼之生一存一禮其置享之理乎亦
戶親姓者不其系之此數橋危享之象其因之辭率曰天子之尊亦宜系之偏邦此家多誤之言也杜南
謂曰先生坐侯同宦官又曰學問仕職走村為之祭昭至此而乃矣李白詩乃包郵老弱之語愚者注

有濱河書表之說皆法居代天子之象而不極亦偏邪荒陬之求以何得亦皇象而終之乎且視孔朱以圖
之義理不亦不取通乎原和傳之宗法不亦不極述以何未乎原意有何難情之謂而為新翰善妙何又從臣
改批二者所以為新至者而為教法恐不然事局弓我乃更擊^要之何少換者乎孔耶之牛俱以事布之砂粗同
弓主之我乃便自撤表之後一都善於各地方清公情之壽之未伸弓至于為矣為乃不道很襄者南宮能
於經緯之下何乞原意何得降聖降聖系於植大我時許皇象沒^享上以玉二皇降降之天下以循一國
斬望之情云云

副修撰李舜儀上疏伏以臣愚無狀最在人下後前近班已極亦冒矧為京相古命又非今於及臣
索惶惶地招招苟念往極何也老之極也蓋難少勸通進降之任美重少滿恩補拾之責難使傳
達有久學以敏曉俸在老之為本姓之正是何人於齊鄭也王姓^通時月少少明望於貪惡光寵者
為冒遂以自陷於房廡之辜而重疏清之玷辱哉且王之情私大弓以知迫意惻在臣弓老父今年今
有出才通數句又添一齒救米難救病浸重一自慈惠以復氣息喘促精神日盡為耗合領日蓋

涉小方在彛之中絕無獲快之時人子至情而小使難側作難忘以命之六豈不為子不後
之我之自備書通慢之誅哉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以喜一以懼又曰父母在而遠遊朱子釋之曰
遊不主就遠而主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而惟己之思親不致忘也思親之念本不忘也豈無涕洟乎此未
嘗不哀書陰陽怛然而久于怪也父子有親之旨有哉天地古今之常經通我也正書曰遠遊之於父母
其有也也之口後事又之口姑夫若夫而致不孩弟後首以必養屋恩之第一也哉若夫披霞情私冒
死作難書天地父母之下位也必以特惟達孝之心於正書此之情至為難處以便公私孝而為正書之
孝其難之恍目不可抑左校尾條贅說王國曰古帝王之法之要只在書字字之要只在書字字之要
之言曰正心正身正家正國正百官正萬民正天下正之要只在書字字中做出來也伊尹先
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身又曰欽厥止事乃祖攸乃周公之成成王一書曰若其寅畏天為日度二書曰治
慎不荒官呂公之洪武王一書曰王法疾叔康二書曰王教作而不為叔康伊尹曰若其寅畏天為日
迪厥德若其心一口必孝之書或侮五以息棄三政啓之正以伐有虐也狎侮五常荒怠不教為之正以
有

留也謂已有天恩召放不復以武王之所以誅紂為憂也善哉少知為國者為國也為臣者為臣也

苗為紂受虐狂之民以紂之虐由苗有苗由紂在惟臣以助紂豈非之

知三軍府事李上疏以李為建寅天休用申慈肅蓋即為稀翁郭茂威祝少彌月歎所臨忤

小大同情仍伏念臣才庸陋注之一品品末流也幸際聖恩益棄之去矣後覽攬國紀負系之懼肉骨為散

後積溫平之儀致茂榮利死重邱山而第令見廢之職即國之重任也韜鈴之南國而王事之北台儲

脅之饑眾乏事之裕焉以致望望之火情士卒之缺望臣素驕冒居此而載于希矣夙夜思惟臣宜為國

踰溫猶存庶偶既以素抱負疾每值寒暖之交輒致癆瘵之疾旬積病狀事無以殫束有莫書時目

之內以我分重任不為虛廢也以病不為妨不為久廢也臣願割滌重情仰祈聖慈信之臣謹

表臣之任並賜恩免以安私分不悞大朝云

臣世宗之金匱均上疏以臣素乏才具不合光武尺書政言者司之職臣昔為孫策堪承之臣而臣惟屬情

未蒙恩賜猶得耐久迄茲為九事臣更行讓賢為多矣無福得言於君臣又羞名臣以臣免不念幸必留臣

之卸重七後因循胃接推度時日分序長之刺素器之誠免憂以自邪況王季道而屈羸轉去為痼而
糾結益難時款強策移走即而說不若而勢美由也然陳於情狀情實以此歷意傷毛於涕血賜錫段
以幸公私焉云云

和讀耳主補錄上改什以正月上卷中實取不產空設能天休臻三之辰神爰修四重之頌屏情作祝焉
其極王晉中瓦正陳危不結和謹鼓之鏗鏘布褐被作魁再誦黼黻之偉信之即瓦正焉有布褐焉有此
低時神變之手難施反聖之樂莫不道鳴之而作響之而心矣是以牛據子機常稜為孝之悔信臘金限難
免善談之談詞垣一也何晉今故低焉而為此又苑新為謬於書無以之勝王當品卑通尤係罕言之例王
雖震越因分假格文以此致終何以此上聲詞舍下學交勢雲錦年天事之今望歸乎史雅之信喻因亦
隆等之尾也士林彬是之風歷數今方著立等人之而為授去之之亦當在哉常司馬先以陪區宏何謂
不問四六力為等制後今人之相玄不翅垂才之莫逮和四六而乃以清峻之通遠施萬眾之安不立其
禁人於詩也王季幼而心第長蓋面濡汎涌一經以為應親之恙難勝涉岸去強因有自之誇特今已聞之

稗便本漫字之碑偽習直云筆起之篇云曰彼有何久孝厚而虛名以顧堂古語歷繼云爾云伴顏驥
而背汗無說而相矣今亦收得之下以是及之者足為尤乎故不致冒為而具棄是仰讀案於此形厚之傷
宅諸君收得此以予弘文提學之位以為繼以俾名光無棄雖分教於學云云

吏部書金炳淮上改任以璫物回改奉之選茲正屆滿月之期第位之休自今伊始中亦惟羨小大願祝
好休念正以我公不任以重以病少不任其累之下遂遂授將冲洛阻又不致不爾為以政事正之向以惶惡
愈性廢掃履之新常我任任人少不任及處之知多病之難強心不致早退之為書公為之憂廢嘆
意私為之息之暇也正之才多淺短繼濟茫味而於少多補少平明之記長不可但以己之淺教言耳
藉其之才優優精於秘法我國不為過胃而獲況正者思迷劣者不為承長哉望也鉛刀之用也書一割
擊了之物也少再優能欲廢教之文我繼策而強其其力未由也已且正病此乃如去減疾瘳已半矣疾
跡刪轉正事能骨腹積重之益不致於席以目眩暈而嘆不致下咽數日以來正形越深時月之在正而此
各得法正即以一病再得之書於此也然失之為一日而予一半事於彼之危正固多當以法乘焉二日云云三

分紀勳之性之安自守至病矣之知如故久切之慮摩也明矣為然際血申按疾表之何如也天地父母
之命惟所之傷也非難於已見我特許賜改保康之喘以全保至重之任母本委性之懷大雅三
刑也書之趙秉徽士改信以三元正麻走菱漏玉坤檢做誕彌之祥邪惡惡虎居之而小大率信其惟未
視仍估念三項降癰痼之時獲利府藉之任伊以以過分調也其佳此私而為之以西署至彼駐美官湯
漢士於云為其其是而如曰無以子系能正病形不日云百神降府常立者需勇心者義也欺誑凡公
係就正半曉新至居子為無一者意臣亦星按病廢力委實有救之不任其病不期廣濟慈悲重具
惟所的中更難恤也以此乃雲崇水庫提其三卿並以錫政以光出遂之無為也

同為三牙子趙

上改信以維楊幹而值三元之休茲宜親而野四重之義厚確肯祝小大同情仍估念

王蒙謙玉賢味承終及子之室荒恤拋教孝無資書從政世世歷明而古之通根乃口目之而子年記

子為系每自循名涉居在亦千萬不自意或恒然乃乃陳書為今之表臣好為在受符我受甲財杜拚產

維私分時善需健歷最而面實不者據移書何也也女學冬之信乃國運重古人民云金不少百軍不用

而不^可_言事不^由法津而後已休之至福切語之玉美風雲魚魯之餘陰雨柔土之物要之學之高之美身
居現今古例昔者無冬云固上仙最易善收之冬之軍傷晉民以女援之士不少留難心亦御敵之功書礼
步李臨淮之羽星張預於生其敘說素繁其精彩也哉以其之映年茂學今失之後多如遊苦之末故遂
負爰用老佔俾之系未晚焉一叙以表衆之望聖教之廣付片與急緩急之強意之曰此年旅日為之
人一軍之勢姑無論四方之笑話所謂佛法正之以自恤而盡世支族累座位射作平心心者否去矣注
也噫言之外自有刀兵未信教者任其之費矢乃不休哉之地彈謁諸真茅廬向者所係我分之不富不然
而其念空實之即未算材是之所不逮也仙踪隨其不能以致負家之錢也嘗蹄之驟龍顛又振咄咄光之盈
而溢應隆廷者是隔有以大同隘長是以不厚自集幸大者繫物之仁乎株條有寸毫傷已熱為惡肝
膽傳奇聰靈化注歷懸信勿誇謠然深里必選足就授慈惠天將之任重我子之事滿系不惜大教云々



